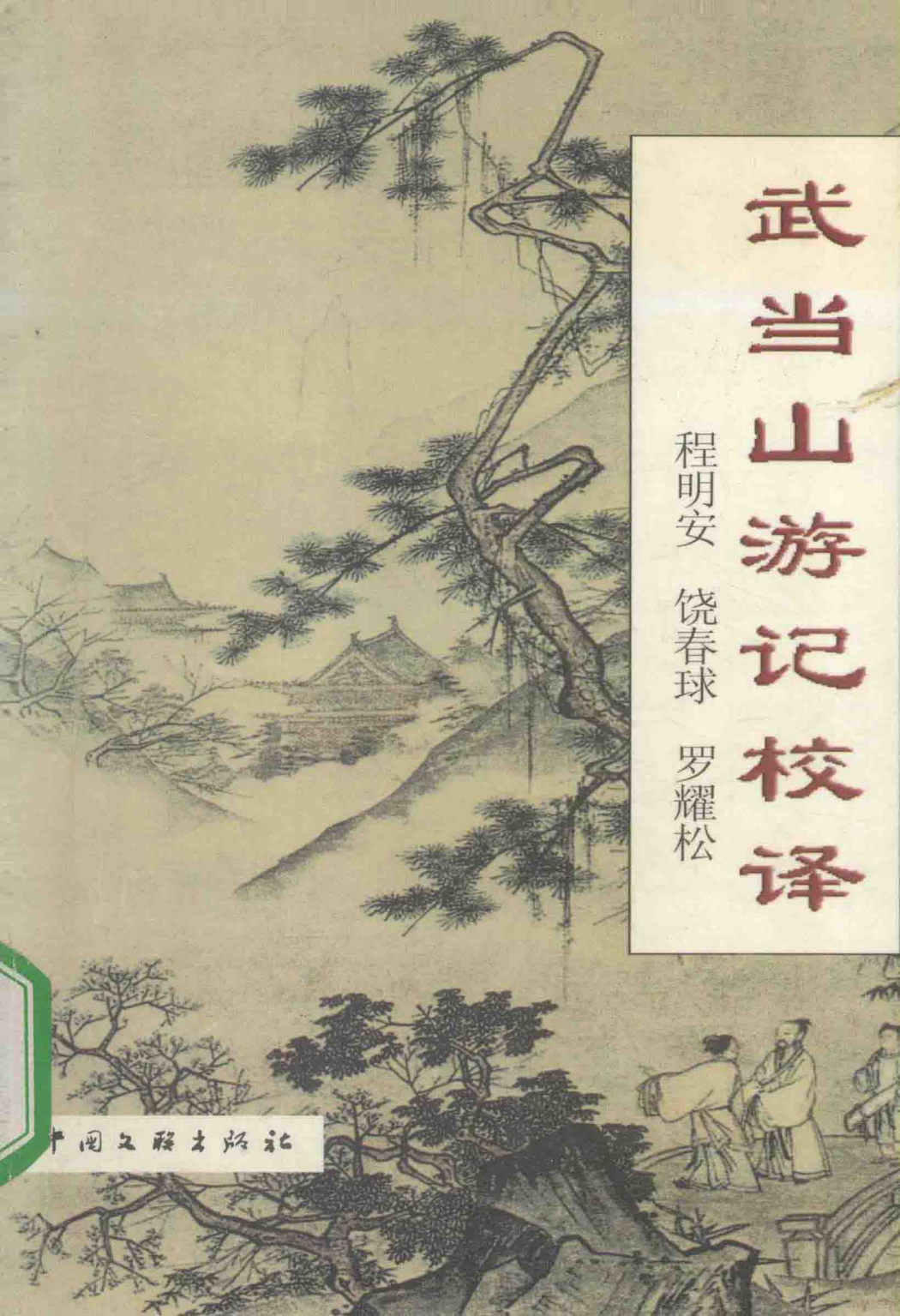




武当山游记校译

程明安 饶春球 罗耀松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武当山游记校译

程明安 饶春球 罗耀松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武当山游记校译/程明安 饶春球 罗耀松 校译·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2002.10

ISBN 7-5059-4068-6

I.武… II.①程②饶③罗… III.地方山水游记文学—研究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IV.1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13175 号

书 名	武当山游记校译
校 译	程明安 饶春球 罗耀松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高 飞
责任印制	邢尔威
印 刷	北京文星福利印刷厂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7
字 数	193 千字
版 次	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2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4068-6/I·3164
定 价	26.80 元

序

武当山的奇山异水、神宫仙馆吸引了历代文人骚客,他们在登山游览武当山的过程中,每当面临溪涧岩壑的幽邃深奥或山岗峰顶的雄伟壮阔,自然景观的变幻莫测和人文胜迹的匠心独运,肯定会触发内心的审美情感,产生出吟咏和描摹的冲动来。因此,历代文人骚客留下了大量题咏武当山的诗赋和描述武当山的游记。这些诗赋游记视野广阔,内容丰富,是武当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搜集和整理这些诗赋游记,解读其中的文化内涵和宗教意蕴,欣赏其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,对于全面研究武当文化,增进世人对武当山的了解,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历代描写武当山的游记数量很多,暂时无法搜集齐全,仅就笔者所见,1949年以前文人所撰游记二十余篇,这些游记主要集中在元、明、清及民国四个时期,尤以明朝为多。宋代以前关于武当山的游记只保留下来一些片断,无法见其全貌。这里,我想按历史的顺序对武当山游记作一综述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,武当山是隐居学仙者荟萃的道教活动中心,当时的文献中对武当山的描述已具有游记的某些特点。南朝刘宋郭仲产(约公元456年前生)《南雍州记》云:“武当山广圆三、四百里,山高陇峻,若博山香炉,茗亭峻极,干霄出雾。学道者常数百,相继不绝。若有于此山学者,心有隆替,辄为百兽所逐。”

北魏酈道元的《水经注》引《荆州图记·附记》云:“(武当山)山形特秀,异于众岳,峰首状博山香炉,亭亭远出,药食延年者萃焉。”

宋代乐史(公元930—1007年)所撰《太平寰宇记》引用的《武当山记》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武当山游记,可惜其撰者及成文时代已不可考。该记云:“区域周迴四、五百里,中央有一峰,名曰参岭,高二十余里,望之秀绝,出于云表。晴朗之日,然后见峰,一月之中,不过四、五。清霄盖其上,白云带其前,日必西行,夕而东返,则惟其常,谓之朝山盖,以重朝挹之主也。”此处所记是远眺武当所见景色,虽然简略,但也颇为传神。

元代道士、地理学家朱思本撰写的《登武当大顶记》是目前所见的第一篇完整的武当山游记。朱思本登大顶天柱峰的时间是延佑四年(公元1317年)四月,春夏之交,正是武当万木争荣,郁郁葱葱的季节,游记写道:初穿林莽,“万木交错,叶或大如箕,或小如蒙茸;或直上数百尺,或朴敕扶疏,皆昔所未见”。“又七里所,缘青壁藤蔓而葡萄登,返顾嵌岩幽深,草木葱蒨。惟闻水声淙淙,莫能窥其底也。咳唾笑语,山谷响应。怪禽飞翔,大如鸡鹜,小如雀鸽,光彩绚烂,鸣声清越,非所尝闻”。作者登上大顶,“四望豁然,汉水环均若衣带,其余数百里间山川城郭仿佛可辨。俯视群山,尽鳞比在

山足，千态万状，如赴如挹，如命侍役焉者。天宇晃朗，风景凌厉”。当时大顶建筑尚少，只有铜殿、石坛等，故视线极开阔，非后人所能理解。这篇游记文笔简洁，记事客观，对我们了解元代以前的大顶风景及建筑有重要参考价值。

元代道士张守清师徒编撰的《玄天上帝启圣录》卷一有一段记叙武当山水的文字，可以反映当时道教徒对武当风景的认识：“其山在均州之南三舍，先名太和，一名仙室，一名大岳也。玄帝升真之后，谓曰：非玄武不足以当之，故更名曰武当。嵩高之储副，五岳之流辈也。周回八百里，七十二峰、三十六岩、二十四涧、五台、五井、三潭、三泉、四石、三天门、三洞天、一福地，风穴雷洞，药圃丹灶，霄馆龙宫，庆云彩雾，幽兰清蕙，葛乳天花。石露金银之星，树有松萝之秀，萼林叶尤能疗疾，灵寿杖可以扶衰。神兽呈祥，仙禽奏乐，御室宸翰护教镇山，黑虎巡廊，乌鸦报晓。艾名千岁，广施博济之功；松号万年，彰美报恩之法。茂林修竹，人杰地灵，得道神仙，不可胜计。围山圣迹，莫能备陈。敛万古之烟霞，归一原之造化也。”这段散文虽不算游记，但不是饱游武当山的文人是写不出来的。

明代中后期，武当山游记进入了创作的繁荣期，各路文人纷纷登览武当山，创作的游记数量骤增，风格多样，内容上也有了很大的拓展，就连现代人也很少走的金沙坪、青羊涧、玉虚岩等幽隐奥秘之区，古人在游记中也作过细腻传神的描写。明人的武当山游记主要有：陆铨（公元1523年进士）于嘉靖十四年（公元1535年）写的《武当游记》，顾磷于嘉靖十七年（公元1538年）写的《游太和山记》，徐学谟于隆庆三年（公元1569年）写的《游大岳记》，陈文烛于隆庆四年（公元1570年）写的《游太和山记》，汪道昆（公元1525—1593年）曾于嘉靖四十一年（公元1561年）写过《太和山记》，后又于隆庆五年（公元1571年）写过《太和山后记》，王世贞于万历三年（公元1575年）写过《自均州由玉虚宿紫霄宫记》等四篇，

王在晋于万历三十四年(公元1606年)写过《游太和山记》,袁中道于万历四十一年(公元1613年)写过《玄岳记》,雷思霈(公元1601年进士)在万历年间写过《太和山记》,谭元春于万历四十七年(公元1619年)写过《游玄岳记》,徐弘祖(公元1584—1641年)于天启三年(公元1623年)写过《游太和山日记》,杨鹤(公元1604年进士)于天启三年写过《参话》,尹伸(公元1598年进士)于崇祯癸酉(公元1633年)写过《参游记》,等等。

古代文人游武当山多是徒步攀登或乘轿上山,他们边走边看,从不同角度,不同距离观察武当山,比较全面、准确地把握了武当山整体的特征。明代文学家谭元春从西神道步行上武当,当他走至老姥祠后山之上时,他看到了“两重山”：“上望天柱、南岩诸峰，岚光照人，层浪自接者，为一重；而其下松柏翼岭，青枝衬目，稍近而低者又为一重。两重山接魂弄色于喧嚣之中，万壑树交盖比围于趾步之间，目不得移，气不得吐”，在南岩飞升台，作者注意到“天柱峰耸然在五步内，不望亦见”。同样是“望”武当，杨鹤走的是东神道，他看到了什么呢？“界山道上，（天柱峰）微露髻尖；至遇真官前，天柱、香炉、蜡烛诸峰正值九龙山缺处，如月圆当户，隐其半规；复从官顶凤凰山遥望，如见三神山在海中，鸾裳欲就之。明日历好汉坡，至回龙观，天半堆蓝襞翠，翠色横空。再望之于太子坡，如一片青芙蓉，涌出绿波，瓣萼可数。峰回路转，忽复灭没。及抵紫霄宫，天柱峰在其南矣”。看的角度、距离不一样，游览者的审美感受也不相同。

一般游客多从山脊上神路登武当，所见水景观较少，故认为武当山“水短山长”，水景观不够丰富。但长于探幽寻胜的文学家并不这样认为，他们对武当山溪涧景色也情有独钟。明代文学复古运动领袖王世贞专门描写过南岩北下青羊涧中的景色：“沿（仙龟岩）而下至青羊桥，石益奇诡百状，水益状，嘈嘈若笙镛之乍奏而自律也。下流方崖，陡上无际，水乃从其趾空度矣。呼酒尽三爵，酌

水复尽一爵。”晚明文坛竟陵派主将谭元春游览金顶后曾感到“水犹不满人意”，他认为“如此大名山，苟有千瀑万泉，流之使动，树杪石罅，受响不得宁，吾何思庐霍哉？”同行僧建议他从琼台观、蜡烛涧下行，沿途可以看到很多水景观。果然：“始入涧，山束为峡，水穿其腹，石伏者为坻，竖者为坑，大者为激，最大者为分湍。石少者为衍，多者为湫。石不胜水者，狭为沟，宽为塘；水石并胜则狭声急，宽声远。长石为桥，方石为水中台，圆石为座。植木之朽而倒于水中央者，亦赖之为桥。水趋左，而傍右岭行，水忽趋右，人从右而穿左。水分为二道，则人踏水声，相石之可过者托履矣。心在水声者常失足，视在水声者常失听，心、视、听俱在水中者常失山。恐其失也，坐石两崖望……两崖山断合、开复收、削复平者，树层层翠，水光中妙，高山夹立，画鸡惊飞，自山半亦思返。”只有当作者用全部身心欣赏完这段三十余里长峡的水景观，才感到武当山之旅可以结束了。如果没有这一段经历，“是山犹不可竟也”。

明代游记的作者还使用拟人的手法，把武当山比作“美丈夫”，比作“绝代佳人”，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来评山论山。明代文坛公安派代表人物袁中道在《玄岳记》中写道：“大岳太和山一美丈夫也。从遇真至平台为趾，竹阴泉界，其径路最妍；从平台至紫霄为腹，遏云入汉，其松杉最古；从紫霄至天门为臆，砂翠斑斓，以观山骨为最亲；从天门至天柱为颊，云奔雾驶，以穷山势为最远，此其躯干也。左降而得南岩，皱烟驳霞，以巧幻胜；又降而得五龙，分天隔日，以幽邃胜；又降而得玉虚，近村远林，以宽旷胜，皆隶于山之左臂。右降而得三琼台，依山旁涧，以淹润胜；又降而过蜡烛涧，转石奔雷，以澎湃胜；又降而得玉虚岩，凌虚嵌空，以苍古胜，皆隶于山之右臂。合之，山之全体具焉。其余皆一发一甲、杂佩奢带类也。”杨鹤在《参话》里写道：参山“其内隐隐紫翠千重，外以屏风九叠障之，天清日霁，眉目分明，秀可揽结。惟是层峦亏蔽，隐见不常，元气空朦，常如混沌，游人入山，至有不得见其面者。譬之绝代佳人，倾城

一顾，百媚横生，然自非流波将澜，欲以启其嫣然笑齿，杳不可得。无论是把武当山比作是“大丈夫”还是“绝代佳人”，作家们都倾注了深情，他们是从不同的侧面来揭示武当山水的壮丽和秀美。

清代人撰写的武当山游记主要有：王永祀（公元 1615—？ 年）作于康熙己酉年（公元 1669 年）的《太和山记》，蔡毓荣（公元 1633—1699 年）作于康熙癸丑（公元 1673 年）的《登太和山记》，钟岳灵（均州人，生卒年不详）写过《太和山记》，马如麟（秀水人，生卒年不详）写过《八宫纪胜》，等等。

王永祀的《太和山记》作于明末清初的战乱之后，但就其记中描写的情况来看，清初武当山九宫八观及庵、庙等建筑依然完好，并未有大规模人为毁坏的痕迹。植被状况也保护甚好，如周府庵中“有桂八株，匝荫布地，时才吐萼”，遇真宫至元和观间“万木扶疏，夹道而峙”，“从元和造岭，树尤奇，千寻百抱，郁盘蓼虬，鹄渡成桥，见树而不见山。山下草木掩暧，望莫穷极”。紫霄宫周围“杉桧参天，株可十围，曲如幢，立如人，不可胜数。而七星尤称最，使分其一二，植于通都，当亦与虞山之桧、慈仁之松争雄”。钟岳灵乃均州人，对武当山尤为熟悉，所记登山路径颇详：西神道“从玉虚宫入，行山之腹，洪敞逸岩，起伏险远。松杉之木，一望数里，叠叠而上，回环于青映之中，大木过十围者奇且众”，途经遇仙坪（即金沙坪）——仁威观——五龙宫——南岩。东神道“从好汉坡入者，行山之脊，一往景物较玉虚又异，大率宫殿庵观因境著名者最多”，途经太子坡——天津桥——紫霄宫——南岩。自南岩上金顶，沿途经过斜桥——黄龙峰——显定峰——三天门等景点上金顶。从金顶下山之路“则入蜡烛涧，涧之幽清深秀，另一乾坤……群崖夹出，天如云汉昭回；一水百盘，人疑鸟虫之跳越。涧行三十里而还集于天津桥。此往返之大概也”。钟氏描写的有些景点位于登山小路旁，非寻常游客匆匆而过所能见。

民国时期的武当游记主要有：峒星于 1944 年写的《武当山巡

礼》，臧克家于1946年写的《朝武当》，纪乘之于1947年写的《武当纪游》等等。民国时期的游记多为语体文，通俗易懂，如峒星写道：金殿“铜像的铸造，从清晰可辨的鬓发和冠带中，可以想见他们的精细，虽然岁月深长已经褪去他们金装的外衣，然而像这样具有历史价值的伟大作品，实在是我国艺术史上值得留下的一页”。纪乘之的作品里记载了“朝武当”的民俗：“每年来拜山的香客颇多，大约二三月间来者为河南人，四五月间为四川人，九十月间者本省人，尤其是汉阳府一带的香客，络绎不绝。”

从以上概述可见，武当山游记源远流长，历史悠久，佳作纷呈，引人入胜，确实值得认真地搜集、整理，加以译注。程明安、饶春球、罗耀松三位先生是郧阳师专武当文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，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武当游记的搜集、点校和译注工作，成绩斐然。现在，由他们选编的《武当山游记校译》一书即将出版，嘱我作序，我才疏学浅，谨将历代武当山游记综述于此，代为序。

杨立志

2002年6月13日于丹江口

目

录

序	杨立志(1)
登武当大顶记.....	〔元〕 朱思本(1)
游太和山记	〔明〕 顾 磷(6)
游太和山记	〔明〕 王世贞(12)
游太和山日记	〔明〕 徐霞客(32)
游太和记	〔明〕 袁中道(44)
武当游记	〔明〕 陆 铨(61)
游太和山记	〔明〕 王在晋(71)
游玄岳记	〔明〕 谭元春(87)
太和山记	〔明〕 汪道昆(104)
太和山后记	〔明〕 汪道昆(117)
寥 话	〔明〕 杨 鹤(129)
寥 游 记	〔明〕 尹 伸(141)

游太岳记〔明〕徐学谟(150)

游太和山记〔明〕陈文烛(174)

登太和山记〔清〕蔡毓荣(180)

附录：

朝武当臧克家(185)

武当山日出记.....王维州(191)

一柱擎天话武当沐 溢(194)

金顶纪游岳 啸(200)

武当山西神道散记高 飞(207)

后 记著 者(214)

登武当大顶记

〔元〕 朱思本

导语：

朱思本(1273—?)元代诗文家、地理学家,字本初,号贞一。临川(江西抚州)人。出身书香门第,因厌世溷浊,于上清宫三华院出家为道。他历访名山大川,与吴全节同居龙虎山,并在元成宗大德末与吴全节北游京师,留在朝中,与虞集等文坛名流结识。至治元年(1321)主玉隆万寿宫。曾以代祀名山的身份,“车辙马迹半天下”(柳贯《贞一稿序》)。工诗文,精于舆地之学。有《贞一斋诗文稿》2卷,所收主要是他写于40岁以后的诗文。《元诗选癸集》选入朱思本诗一首。他的诗文以博洽见称,柳贯在《贞一斋诗文稿序》中说:“君之诗似吴宗元、元丹邱,而远游之迹过之”。另著有《广舆图》2卷,是元代重要的地理著作。本篇游记语言简洁,文字明快。描述游山之所见,大多赏心悦目,尤其是记载了山上的乔松怪石,怪禽飞鹭,灵草敷荣,更逗人喜爱。同时,山下有山蛭蛇虺,而至天门处,皆无所见。比及登上金顶,群峰尽俯伏听命,这种感

受,更是实践出真知的最好明证。

原文:

延佑丁巳四月壬寅^①,蚤作^②自武当山真庆宫登大顶。初穿林莽,寻微径,可五里所,碎石嶢确^③,坏木纵横,径渐湮芜^④,乍升乍降。万木交错,叶或大如箕,或小如蒙茸^⑤;或直上数百尺,或朴樕扶疏,皆昔所未见,质诸野人,亦莫能尽名也。复多花蛇土蝮,闻人声辄趋避。惟山蛭^⑥尤病人,藏败叶沙土中,着履则蜈蚣^⑦而上。初如毛发,既饫^⑧人血,彭亨^⑨径寸,长倍之。故行者每数步必自视其足,见亟挾去,否则,流毒为疮痍,非旬月可瘳,盖山蛭多集巨蛇鳞甲中,螫人非水蛭比也。

又七里所,缘青壁藤蔓而匍匐登,返顾嵌岩幽深。草木葱蒨,惟闻水声淙淙,莫能窥其底也。咳唾笑语,山谷响应。怪禽飞翔,大如鸡鹜,小如雀鸽,光彩绚烂,鸣声清越,非所尝闻。强以其声之似人言名之,则有“不空、不空”,尤为异焉。灵草敷荣^⑩,多黄精,芍药、草乌、大黄之属。

又七里所,至下天门,峭壁如削,辨竹系其巅,缒而下,约可六

① 延佑丁巳四月壬寅:元仁宗延佑四年(公元1317)四月初六日。

② 蚤作:早早起床,“蚤”通“早”。

③ 嶢确:土地瘠薄。

④ 湮芜:埋没荒废。

⑤ 蒙茸:葱茏丛生的草木。

⑥ 山蛭(音 dié):旱地上的蚂蟥。

⑦ 蜈蚣(音 yuán yān):爬行的样子。

⑧ 饫(音 yù):饱食。

⑨ 彭亨:胀大的样子。

⑩ 敷荣:开花。

丈。余则侧足石磴间，援竹而上。始则惧而颤，中也勇而奋，既至也则恬而嬉。天门砥平可寻丈。两石对上，上合而中通，谓之门亦宜。至此，山蛭蛇虺皆无所见。山志云是为“太安皇崖”，“显定极风”二天，帝所治。

复上五里所，为三天门，其势视下天门差平夷^①，而从广倍之。乔松怪石，天风冷然，长萝卷舒，芬芳袭人。过此以往，无复甚峻，亦缭绕百转。

又数里，乃至绝顶，砬石为方坛^②，东西三十有尺，南北半之。中冶铜为殿，凡栋梁窗户靡不备，方广七尺五寸，高亦如之。内奉铜像九，中为元武，左右为神父母，又左右为二天帝，侍卫四。前设铜缸一，铜炉二。缸可盛油一斛，燃灯长明。炉一置殿内，一置坛前。四望豁然，汉水环均若衣带，其余数百里间山川城郭仿佛可辨。俯视群山，尽鳞比在山足，千态万状，如赴如挹，如听命侍役焉者。天宇晃朗^③，风景凌厉，武云率以五鼓东望日出，尤为奇观，则又知非徒泰山，天坛、衡岳之为然。惜怯露宿，未暇验其说也。

盘桓久之，乃逡巡而返^④，至真庆，午阴微转，大率为里仅三十，而真庆下至分道口平地，又二十有五里云。

译文：

元仁宗延佑四年(公元1317年)四月初六日，我早早起床，从武当山真庆宫登金顶。起初穿过林海，寻找小路，大约五里多路，碎屑的石头露出瘠薄的土地，毁坏的树木纵横交错，道路渐渐荒芜

① 差：比较、略微。

② 砬：磨。

③ 晃朗：明亮貌。

④ 逡巡：从容，不慌不忙的样子。

埋没,时上时下。不同的树木夹杂生长,有的树叶大如簸箕,有的小如丛草,有的躯干直上几百尺,有的则丛生扶疏,都是我从前所未见过的,向山里的人寻问,也没有人能全部说出它们的名称。又有许多花蛇和四脚蛇,听到人声总是争相躲避。只有山上的蚂蟥更让人困扰,它们都藏在腐烂的树叶和沙土中,见到草鞋就缓缓爬上。其初像眉毛头发那么粗细,吸饱了人血以后,就膨胀到原来的一倍。所以行路的人每走几步,必定要看看自己的脚,见后赶快抹掉,不然的话,被咬伤的地方成为毒疮,没有十天半月不能痊愈。大抵说来这些山蚂蟥大多集在大蛇的鳞甲之中,它咬人不是水蚂蟥可以相比的。

又经过七里多路,沿着青翠而又藤萝遍布的崖壁,匍匐向上攀登,回头看镶嵌的山岩幽深莫测,草木郁郁葱葱。只闻得水声淙淙,却不能窥见它的底。咳嗽声,谈笑声,在山谷中回响。奇异的鸟在空中飞翔,大的如山鸡野鸭,小的像麻雀飞鸽,光彩绚烂,鸣叫声清丽悦耳,都是我所不曾听到过的。勉强用它“不空、不空”的叫声为它命名,尤其奇异,灵草开花。还有很多黄精,芎藭,草乌,大黄之类的中草药。

又走了七里多路,到了下天门,悬崖峭壁如同刀割,辨竹生长在山巅,向下悬挂着大约五六丈,我便横着脚行走在石磴间,攀援着竹子向上,起初既恐惧又颤抖,渐渐地奋勇向前,最后登完石磴便高兴而又愉悦。天门有一丈见方的平地,两块巨石相对而立,上面合拢,中间是通路,称为天门很合适。至此,山蚂蟥毒蛇之类都不再出现,武当山志称这里是“太安皇崖”、“显定极风”二天,是天帝的治所。

上行五里多,是三天门,其地势比下天门稍微平坦,而长和宽都是下天门的一倍,高大的松树,奇异的山石,天风清冷,长长的藤萝舒卷遍山,芬芳扑面,经过这里再向前,不再十分险峻,但也左曲右盘。

再行数里，才到达绝顶，磨平的石头是方坛，东西长三十多尺，南北是长的一半。中间有一座铜殿，铜殿的栋、梁、窗户之类无不俱备。此殿七尺五寸见方，高也是这样，殿内供奉九尊铜像，当中的是元武大帝，左右两尊是元武神的父母，再左右是两个天帝像，另有四位侍卫像。殿前设置一个铜缸，两个铜炉。铜缸可以装一斛油，点燃长明之灯。两个铜炉，一个安放在殿内，另一个放在祭坛前面。在金顶向四方远望，豁然开朗，汉水环绕如同衣带，其余几百里之内的山川城郭依稀可见。俯视群山，全都鳞次栉比，排列在天柱峰脚下，千姿万态，如同奔赴者，提携着、听命的侍者一样尽呈眼前，天空明亮洁净，风景凌厉照人。有人说大抵在五更时观看日出，更是奇观，因此才知道不只是泰山，衡岳可观日出。可惜害怕早晨的露水，没能验证大家的说法。

徘徊很久，才从容下山，至武乙真庆宫，天气渐渐转阴，大抵从山顶到真庆宫将近三十里，而真庆宫下到岔路口的平地，又有二十五里左右。